

經濟一體化的跨世紀機遇與挑戰

曾澍基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教授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(明報論壇)

經濟一體化何懼之有？

世界經濟的所謂「一體化」，傳聞由來已久。一百年前，列寧和托洛斯基審視了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演變，開始分析「世界革命」的必要性及可行性。

有趣的是，當時的跨國資本沒有越洋電話、傳真機、電腦網絡，以至飛機、導彈的協助，「帝國主義」也能「肆虐」。世紀以還，這種種科技陸續出台，加上共產主義實驗的失敗、冷戰的結束，資本主義是否就將橫掃世界？

視乎什麼是資本主義。其實，它亦經歷了「大變身」，與狄更斯的血汗工廠屬兩回事。壟斷資本主義和福利國家的關係恩怨纏綿。無論如何，甚至經「列根主義」改造後的美國，政府提供的福利依然繁多，「有形之手」仍到處皆是。至於英國的「第三條路」、荷蘭模式、歐盟的社會標準及契約，皆顯示「自由經濟」要取得「全面勝利」，十分困難。

最近西雅圖反世貿組織的大示威，震動全球，叫醒了一體化的烏托邦主義者。後者在認知方面的誤差，跟列寧、托洛斯基的比較，相隔一百年，看來只是程度而已。

自由貿易與資本流動

我對世界經濟一體化作為「終極境界」(end state)，並無太大異議（請看下

文)。最好是世界大同：政、經、文化的全球性和諧，何等美麗的圖景！條條大道通羅馬，問題是取道那一條？

要邁向如此境界，貿易及資本流動的自由化肯定是個重要條件。這類自由化在某些狀況下會帶來顯著效益，中港的經濟聯繫就屬突出例子。不過，東亞金融危機提供了慘痛的反証：特別是資本流動的自由化，不能亂來，更非愈快愈好。甚至如儲備豐厚的香港，也甘冒拋棄自由經濟桂冠的風險，跟投機者徒手搏擊來自保！

換言之，無論「終極境界」為何，經濟的自由化必須小心處理，其中關鍵是「施」與「受」雙方都應面對適當的制約，承擔「道德風險」。但是，由誰去監察推行各樣制約，仍是個大問題。此點下文再述。

經濟一體化 VS 世界一體化

更且，經濟一體化並不同世界一體化；後者的覆蓋面和含義，遠超前者。它牽涉及的，包括經濟以外的政治、社會與文化的交流、互動。

有些人士採取「經濟主義」的觀點去看世界一體化，鼓吹以經濟理性、市場動力翻新甚或替代政治考慮、社會意識以至文化價值。

這種看法是十分片面的。說到底，經濟體系（無論計劃或者市場）的運作目的，是滿足人的需要；而人的需要非常複雜，從物質到非物質，受到各種生理、心理和精神因素影響，變化及演進有其特殊的邏輯，與經濟理性不一定相符，而且往往會產生衝突。這方面必須互相適應，誰者為大則要看具體情況。

當然，另些人士會認為：世界根本不應一體化。眾多的社會文化體系必須保持自身的特點和傳統，色彩繽紛絕對優於單一樣板。我雖然嚮往世界大同，但也認為這種意見頗具道理，問題是一體化的定義。我記起中古哲學家奧古斯丁的有趣看法：對天堂的期望是無比的吸引，但真的住在天堂裡，可能沉悶之極，因為所有東西都那麼美好！

經濟一體化的規範

上述的分析，意味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方向、形式及速度，應當有所規範。西雅圖反世貿組織的示威者，強調了兩種關注：勞動標準和環保考慮。實際上，肯定有其他的各類制約，需要各國來商討。

無所規範的經濟理性，可能帶出極其荒謬的結論。例如一個國家突然宣佈它一半的人民不是「人」，那麼它的人均產值不是可以立即上升一倍？(或者三分之一，如果一半人民是「半人類」。) 它的「國際競爭力」便會大增？

又如果政府決定把國內的自然資源進行「掠奪性開採」，以達到這一代國民的福利的最大化？下一代的人民還未出生，無法抗議。那麼福利的考慮延至第二代？第三代、第四代將會如何？

現實是不少跨國資本正利用落後國家的弱點，威逼利誘其政府進行有如上述的人權與環保的「傾銷」(dumping)。這類行為應該加以制裁。

另一方面，規範也可能「過籠」。先進國家長久地違反人權以及破壞環境，建立了現時的巨大財富和權力，「發財立品」，反過來把高標準強加於發展中國家，亦屬於不公平競爭。舉個例：總不能要求所有亞非拉國家都實行朝九晚五，

每週工作五天的勞動標準吧？

反增長的浪漫主義

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，一個選擇無疑是跟一體化的潮流「脫勾」，我行我素。有些論者認為：發展不必依靠增長——特別是西方的產值及收入計算。

相對於上面提及的「人權傾銷」例子，這類反增長的浪漫主義是基於「需求昇華」的假想。戲劇地說，若果國民都突然信奉佛教，戒殺生不食肉，豬牛羊和各類塵世物品成為了「非需要」，這個國家肯定大有「發展」。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，公共需求函數將要改寫。

我期望如此浪漫的社經體系能鞏固以至繁衍，它們將會是理想的退休居所。歷史的殘酷現實卻顯示：這類烏托邦難以長存，遲早受到各種侵蝕。

浪漫主義之外，我認為沒必要對經濟一體化作出原則性、意識形態的抗拒。問題是如何將之規範；但有效規範無疑不易確立。

公共的悲劇：國際規範的匱乏

經濟一體化與世界一體化要作某種形式的接軌，邁向什麼終極境界，過程之中必須融合各樣規範，將經濟理性以及政、社、文化的取態加以協調。

關鍵是：由誰去監察和推行各類的規範與協同？現時美國好像獨大，國際性機構卻出奇地缺乏資源。世貿組織的運作經費，不夠購買一架 F20 戰機；聯合國每年的預算，少於紐約區的警察部門；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遇到重大的「挽

救方案」，資金就有短缺之虞。

世界若真的一體化，便須成立世界政府；經濟的一體化，也需要相應的監管協調組織。不幸地，為各方所接受並具備足夠的權威和資源的組織還未出現。美國的傲岸態度（連聯合國的供款亦拖欠），不單無助於這種組織的建立，反而可能在廿一世紀裡激化「文明的衝突」，製造出另一場「新冷戰」。

廿一世紀的機遇與挑戰

通訊科技的最新發展，大大地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；而貿易及資本流動的擴張，為更高效率的經濟運作帶來愈來愈多的機遇。一體化的正面效果，不容隨意否定。

但是，一體化的「終極境界」為何大有爭論餘地。我傾向世界大同，卻深受社會文化的多元狀態所吸引。無論如何，經濟整合只是其中一個環節，必須從世界總體發展和政治、社會、文化的考慮來動態地予以規範。

「經濟主義」、市場萬能的意識形態，加上美國的沙文傾向，將會引起各樣的反響甚至回潮。西雅圖不過冰山一角。廿一世紀，等著瞧！